



武夷山下，“90后”青年复研古琴——

古韵新声起 文化薪火传

□本报记者 朱宇 吴建琼 文/摄

“咚……”冬日午后，武夷山下一间工作室里，“90”后的李琦轻拨琴弦，一声松透沉厚的琴音慢慢地在空间漾开。在他面前，是一张按晦翁朱熹研“大成”琴复刻的新琴，而原琴正静静地收藏在浙江省博物馆里。

李琦，字萧亦，母亲朱秀妹为朱子后裔，与古琴的缘分始于十多年前。当时还是法学专业学生的他，偶然在武夷山水间听闻琴音。“那是一段很特别的经历，山水和琴音在共振，让我整个人从紧张的学业中放松了下来。”李琦回忆，自那之后，他便开始系统学琴，而后还特意前往浙江省博物馆，看看那张琴腹内刻有“晦翁朱熹研”的“大成”古琴。

“琴书四十年，几作山中客。一日茅栋成，居然我泉石。”淳熙十年（1183），武夷精舍建成，朱子欣慰“择胜地，立精舍，以为群居讲习之所”，感慨万千而作此诗。“琴书”是与朱子形影不离的物件，也是他山居生活的日常。

“了解朱子文化、学习古琴后，我对朱子所写的‘中正平和’有了更深的感悟。”学法的经历，让李琦习惯于从纷繁的事实中分析逻辑的经纬，正如他发现这古琴的七弦之上，有着同样精密的“律法”，在他看来，法律守护的是外在的秩序，琴弦振动的则是内在的律令。

“学琴是解读已书写好的‘律’，而听琴便是亲自为这琴律寻找一个物化的载体。”李琦说，从“知其然”到“知其所以然”，当指法精熟、琴曲深入后，更深的好奇与满足便油然而生。

在工作室的听琴工坊里，杉木、梓木散发着悠悠的香气，墙面上“仲尼”“伏羲”“落霞”“灵机”等不同的琴式一字排开。“闽北多杉，就地取材，梓木为底，密度大，收音效果好。”李琦说，“大成”琴的复刻是从这里开始，从木材选定，到木胎成型、灰漆调整、装配调音……

复研“大成”琴的过程中，因茶而来武夷山的克里斯托弗·科拉佐（Christopher Collazo）偶然来到李琦的工作室，大家一起品茗、听琴，分享交流中西方音乐的异同。“我必须学学古琴。”克里斯托弗·科拉佐深深地被中国传统文化吸引，琴音悠远的古琴艺术令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

前不久，李琦复研的“大成”琴已成，一时间吸引了不少好琴者慕名到访。“朱子一生不离琴、书，著《琴律说》，寓理于琴。青年琴人复研其琴，是朱子文化‘物化’的一种有益尝试。”南平市第八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——朱子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朱锡勇很是认同李琦所为。

复刻之功，既令往圣绝学不囿于竹帛，又使天理流行可闻于宫商。“风萧萧，亦浪漫；听古琴，多豪迈！南平在保护传承朱子文化方面有着无限的天地。”南平市朱子文化研究会会长林文志见“大成”琴后感有感而发，每张复刻琴都是与古人的对话，这些年轻人不仅在延续技艺，更在创造一种新的活态传承的范式——让陈列在博物馆的文物，通过他们的心和手，重新回到人们的日常生活里。



①在武夷山水间琴箫和鸣

②复研“大成”琴

③李琦受邀参加文化惠民演出

④复研的“大成”琴亮相武夷山星村中学，让学生们能亲手“触摸文物和历史”。

⑤朱子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朱锡勇（左）与李琦（右）一同为复研的“大成”调音

⑥外国友人学古琴

记者手记

南平是朱子理学萌芽、发展和集大成之地。这些年来，全市统筹推进朱子文化保护建设，研究阐释、教化普及、交流传播、活化利用五大工程，积极做好朱子文化“物化”“教化”“活化”文章，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。

适逢“回家乡来、助乡村振兴”活动开展，武夷山下，青年学琴、复研古琴的兴起，折射的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蓬勃生命力，还是以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。青年群体以敬畏之心对待历史，以创新精神面向未来，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、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、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不再是静观之物，而是成为可感、可触、可传承的活态文化。好似这武夷山下回响的朱子琴音，让我们听到的不仅是历史的回响，更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在新时代绽放的姿态。

争当生态文明建设典范 加快建设全国绿色发展示范区